

中學水生說叢刊

7

重 逢



中學小生說叢刊

第七冊

重 逢



許壽民主編

中學小說叢刊

本叢刊繼中學生創作叢書而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小說作品來編成的。每冊八萬字，實價四角。全部十二冊。

書名列下：

- | | |
|--------|--------|
| 第一冊利那 | 第二冊風波 |
| 第三冊秋蟬 | 第四冊落葉 |
| 第五冊悲戀 | 第六冊童年 |
| 第七冊重逢 | 第八冊幻滅 |
| 第九冊深情 | 第十冊信稿 |
| 第十一冊溪邊 | 第十二冊離愁 |

中學生小說叢刊

每冊大洋四角

主編者 許壽民

發行人 高 垵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印刷者 協新印刷公司
上海麥根路叉袋角
七三五弄第三十號

發行所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出版

第七冊
重 逢

目次

重逢	嘉興女子中學	平	安	一
荅英	南通中學	尤	其	三
最後底決定	江灣立達學園	章	乃	七
落葉	河北第十師範	王	致	〇
突然	安亭三縣師範	孫	子	五
消沈	河南十一中學	李	冀	四
別離後的歸途	廈門英華中學	王	君	二
夢	杭州省立高中	潘	興	八
母親的歸來	常熟縣立中學	仲	增	八
雪霞	廣州市立中學	何	肇	三

重逢

平安

「重逢」這個想念在劭的腦筋裏跳躍着，他覺得最好僅給他憧憬，若使果真實現出來，他認為倒是不幸的事，會使他腦海裏浮映着的神祕的美妙，剎那間都煙消雲散的飄蕩了不可復得。這也許會使他永遠感到失望和懊悔。他不願他從想像的勝境降落到醜惡的現實裏。他寧可使瑛的印象在他的腦裏逐漸模糊消失，最好不要再映入他的眼簾，使他重複的得到兩個不同的印象。

然而，事實却和劭的理想背道而馳，瑛和他居然重逢了。

在他未遇見瑛的時候，他似乎也沒有想起瑛，即使他偶然想着了她，他也許會自己安慰自己：「瑛已不在這裏了。」因為事實若果真是這樣，那瑛和他臨別時含着複雜情緒的一幕話劇，或許會永久深印在他的腦裏，使宇宙間添增了一件「人面桃花

」的故事。雖然有些不過的帳惘，然而變態的重逢，更使他難堪了。

他忽然聽見一陣含着樂意似乎有些瘋狂的歡笑，在笑聲的融和裏，使他發覺了瑛也在裏面，他神經上似乎受到一種異樣的刺戟，好似昭示他：他所認為不幸的「重逢」已成爲無可避免的事實，而且立刻便要到他的眼前了。惶急，懊悔，失望……種種的思潮在他的腦際盤旋着，而同時卻又引起了他一種新的歡欣的情緒。他急欲證明這笑聲中究竟瑛是否在內，然而他卻沒有這樣的勇氣去解釋內心的疑團。

溫和的春風在他包着緊張的血管的面皮上輕輕的吹拂了一陣，使他猛然地回轉頭來，似乎覺到有什麼人在嘲笑他，使他臉部感覺一陣熱。不解人意的春風，更撒嬌撒癡地加緊地吹拂着這個心情惶急的青年。撫摩他的頭髮，擁抱他的全身，甚至和他深深地接一個長吻，使他有些氣噎。他似乎很不自在，然而內心却引起一種新鮮的歡
感。

他向着窗外眺望，一雙敏捷伶俐的燕子在澄靜的湖面上掠過，湖水便起了無數

的漣漪，發出幽微的濤聲，好似在歡祝他們幸福的飛渡。湖邊的垂楊，裊裊地顫動着，柔弱地隨風拂蕩着。嫩綠色的草兒，展舒着他們狹長的細帶，表露他們的美態。無情的白石上也滿長着絨叢的青苔。一切都充分地透露着天賦的自然的生機，使他荒蕪和虛寂的心田裏蘊伏着還沒有死去的根苗，好似受着雨絲浸潤，雷鳴鼓動的竹筍一般，不可禁遏地透露出來！

「劭先生！許久不見了！」忽然間一種嬌媚柔軟的聲音從房門口傳達進來。使他正在欣賞凝思自然的美景的腦海裏，掀起了一個驚駭的巨浪，血行加速度的在他內心跳躍。他回轉頭去看站在門口的訪問者，瑛的形象便整個的重映在他的眼簾裏。他好似久受飢荒的貪婪地對瑛注視着，瑛轉動着晶瑩的雙眸也向着他看着，抿着紅活的櫻唇，顯露出一個嬌憨的淺笑。

劭的心頭開始怦然的衝動，瑛和他別時的臨去秋波又在他腦際和電一般的一閃，這是怎樣的一個美妙的回味呵！怎能不使他忤然地感到一陣劇烈地興奮！要不是

做夢吧？怎麼現實的美妙會超過理想的情影？要不是他的靈魂飛進了瑛的夢境？怎樣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奇遇？虛幻的神遇麼？還是形體的接觸？使他的心想到有些迷糊了，比做夢還來得恍惚。

然而瑛的形象確實的在他的面前浮映着：不僅是「美」而且有些「媚」；發出神秘的嬌豔的光芒，銳箭一般地直刺入心坎的深處。這總不見得是虛幻的鏡花吧！

「……」他想不出適當的言語向瑛說，默然的照樣報答了一個微笑。

「劭先生！你怎麼去了這久纔來呵！」瑛逼緊一步的說，似乎帶着一種離別的苦悶的追訴。

這便劭更感動了！他想不到自己這樣渺小而平凡的人，居然會給與人們一個深刻的印象。他有些不信任自己對於自己的評價。他懷疑自己這樣淡漠的人難道也帶着什麼令人注意的情態？

「劭先生！我們是浸在長久的渴望中，你也許已經遺忘了吧？」瑛說着，語鋒似乎

更逼緊了。

迷亂的心情暫時收斂一下，這時已到了不容他再不發言的時期了。

感情的狂瀾捲衝着一大堆熱情的語句，直衝到他的喉外。然而他總還持着一些尚未消失的理智，努力地咽住了，終於他向着瑛說：

「你近來很好吧！代替了已到口邊的『我又何嘗一日忘懷於你呢？』」

「劭先生面容似乎稍覺消瘦些，然而精神却很飽滿。」瑛向着他估量一會說着，走進了房，坐在劭的書桌對面的椅上。

從少女的銳眼的觀察下，提到他是瘦，使他頓時記着他恐怖的經歷和冗忙的情形。聽到她說精神很飽滿，這似乎證明他青春的精銳，還沒有消失。從她不加褒貶的直覺觀察出來告他的兩句話，引起他憂喜交集的一種情緒。

他偷偷地向瑛直視一下：一種天賦的矯捷的形態，活潑而帶着一些嫵媚的面部的表情，似乎與日俱進的愈覺來得綺麗，勝過離別之前的瑛。他不禁驚奇造化的能力

的偉大，而同時有些豔羨，或者是嫉妒，瑛得天獨厚，造物予以特殊的恩惠，雕琢成這樣的一個豔美的人體。他猜不出造物的用意，是增進人羣的幸福而產生這樣美豔的人體；還是特意借此來誘惑人羣，迷醉人羣，而別具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祕的玄妙？

「瑛！你似乎更豐腴而且順長了！」劭說着，似乎已經有些不自在。但自己覺得比之說「你更美了」好像總好些。

「……」瑛暫時的一個靜默，同時浮露出一個歡欣的笑容。從她面部的表情上，很可以推測她內心的愉快。

屋後驟然的發出一片喧擾的聲音：歡笑，高談，彈琴，唱歌，以及跑，跳等雜亂無序各種繁複的音節，這分明是青春的樂園裏特具的音調。劭似乎有些羨慕，又有些奇怪，年輕的人們會有這樣活潑，熱烈，歡欣的行動。他覺得一陣感興，他想着：「這些都是上天的驕子，是人羣中的幸運兒。自己雖然也是年輕的人，可是似乎天賦的享遇特別的菲薄，所以常常獨處在寂寞的荒原上，好像和青春是隔絕的。」

「後面噪得很呵！」瑛含笑着向劭說，其實她也感到一種趣味的興奮。

「是呵！他們都沉醉在青春的樂園裏！」劭答着，似乎是因着自己覺得虛寂而發出來的感慨。

「劭先生，你喜歡春天麼？」

「怎麼不喜歡，大自然的景象是多麼美麗，激引起人們愉快和興奮的情緒。你們這幾天出去遊玩過麼？」

「我却覺到春天也怪煩惱的，在嚴冬的時候，我們無知無覺的躲在房內，依靠着爐火的溫暖，靜靜地坐着已覺到萬分的舒服。從沒有想出去游玩的心念，倒也淡然無所需求。現在可不對了，春氣一天天的蓬勃，什麼都在蠢動，努力自由地伸展。廣袤的宇宙間點綴得花團錦簇，一切景象都帶着神祕的誘惑力，使你寂靜的心上，不能不有所感應。春天似乎有些魔力，牠直抓到人們心的深處，使人們的感情和慾望無限止的在內心滋長着，使人們愛好而且珍貴牠，誰都懷着及時行樂，儘量享受的心念，決不願辜

負牠，任牠寂寞地消歇。在春的过程中，誰都不能安心靜坐，大家都不辭勞瘁的尋求愉快，熙熙攘攘的不知所止。然而當我們走入春的園地裏，那宇宙間一切的聲色錯綜紛紜得使你心神迷亂，使你失去了本來的視聽的感覺。有時覺到什麼都好，有時却覺得一切都壞。這不是令人煩擾麼？」瑛連續地陳述着她對於春天煩惱的意見。她內心却正還懷着不知多少對於春天的感觸和懷疑。

「這純乎是心理作用吧！雖然大部分人在春天是熱烈地興奮，感覺着愉快；但也有許多人還在苦悶和惆悵！」劭解釋地說。

劭的意思是要解釋她感到煩惱是一種心理的作用。心理的作用對於同一的景象會有不同的情緒。世界上決沒有「快樂」便是「普天同慶」，「哀傷」便是「寰宇皆悲」這樣的簡單。却不知他最後所說的「苦悶和惆悵」却說中了瑛的情緒。

瑛似乎立刻感到自己的心緒獲得一種相當的了解的快慰。她接着便說：「真的！劭先生！我便有些覺得苦悶和惆悵。」

「怎麼？」勃似乎有些奇怪向瑛詰問：「你處在這樣無憂無慮的快樂的境地裏，還覺得什麼苦悶？」他說着表示一個驚訝的神色向瑛一看。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成的這種心理，在從前我真的覺得樂便是樂，悲便是悲，現在可不能這樣的簡單。整個的心完全陷於一種迷離的狀態：似乎感到什麼缺陷，似乎有什麼急切的需求。有時使我覺到美滿，同時却又感着空虛。內心一起一伏地交流着矛盾的駭浪，衝擊得我覺得苦悶和惆悵。」瑛解釋她苦悶的起因，同時浮現出一個處女獨具的天真的憨笑，呈露着齊整的皓齒。她的手放在桌邊上，從短袖裏露出來的一段細膩圓渾的手臂。左手搭在靠背椅上，胸前隱隱地聳起一對乳峯，因着脅內肺葉的伸縮，似乎也有些微微地顫動。

勃開始對於 Sweet; Char'n 兩字的意味得到一個更深切的認識。他的心沉醉到歡欣的極點，終於發覺了一種不可捉摸的驚駭，使他懸崖勒馬似的迅捷地力謀恢復他的常態。

息。

「……」他沉默着說不出話來，因着感情激起的高浪的餘波，還沒有完全平

息。「這也許是無病呻吟吧！」他終於說話了。

她聽了他這句話淡然的一笑，表示她不服這樣的一個斷論。她開始分辯了：「並不是我一個人感覺如此，我有許多朋友都覺到這樣，有些竟感到荒涼和寂寞。然而大家都不能知道心理上爲什麼起了這樣的一個變態？」

「莫不是環境關係……」他猜度的口吻還沒有說完。

「大約也沒有什麼關係：家庭依舊是家庭，學校依舊是學校，朋友依舊是朋友，還不是和以前完全相同。然而事實都很多令人不解的奇突；在我的朋友中：平時靜默的會開始極端的活躍，而本性活潑的却又沉在靜默的幽思裏。團體的生活是何等熱鬧有趣而有人會覺到煩囂而憎惡；紀律化的活動，被視爲機械式的裁制；富有興味的書本，被棄爲冷酷的無情物。素來興奮樂觀的人，會時時刻刻懷着感傷。志趣堅定的，現在

也有些徬徨。從前對於宇宙間一切事物覺到明晰和剖白的，現在似乎朦朧地起了濃霧，擾亂人們的感覺，令人望着白茫茫無涯的空間，只覺得懷疑和神祕！……」

瑛胸中還有許多話要陳述，因着多說了話的口乾和疲乏，使她暫時中止着，端起了放在她面前的玻璃杯中的清茶，緩緩地喝着。

這茶味果真是太好了，或許竟能勝過什麼著名的美酒。茶的作用不僅是解除了她的渴，好似及時的雨絲一般地和軟地灌溉着她的心田，滋潤着初生的嫩芽，使她感到一種新的興奮。久被懷疑苦悶所蹂躪的心，似乎受着一次洗滌，或許可以藉此衝刷了一切煩擾的思慮，得到一種新的途徑。

透明的玻璃杯中浮沉着茁、嫩的葉芽，在淡絲色的液體中，儘量地在自由地伸展，使茶味愈覺來得濃郁，也許可以說帶些麻醉性，或什麼誘惑力。瑛望着那白淨而帶些紅潤的臉兒，英爽的眉毛下一雙奕奕有神的眼睛，嚴肅而帶一些溫存。他面部的表情活潑而帶着幽默，豪放而有些拘謹。好似滿腔的熱情被什麼一種力壓制着，無從透露。

出來，然而天賦的靈性總不能完全汨沒，祇淡淡的時露時隱，好像雲端裏太陽一般，始終沒有消失牠的熱力。瑛驟然感到一陣懊熱，她也不知是受了什麼的反應。她覺得他給她的印象太好了，她覺得他可愛，可親近，然而她却不能說出爲什麼可愛，爲什麼可親的條件，或是理由。她靜默着，血液從心房流佈全身，起了一種特殊的行動。在血的波盪中，使她愈覺感到一陣一陣的熱。她不明瞭這是起了什麼作用，她很恐怖，怕外形上被人透視到內心的祕密。

房間裏是暫時的靜默，祇聽得風吹槐葉的聲音和燕雀偶然飛過輕快的鳴聲。一種細白的槐花被風吹折了從窗戶飛進來，掉在房內的書桌上，突然驚破了這個相對的沉寂。

「這花也怪惱人的，牠放着異樣的氣味……」然而我們遠遠地看着婆婆的濃蔭中吐放着紫白的花穗，却有一種特別的感興。「瑛拾着花穗握在手中向劬說。

「你怎麼這樣患得患失的……」劬在微笑聲中慢慢地說着，也提起了茶杯

喝了一口茶。

「這也許是心理變態吧！……真的！我近來遇見許多人她們都起了反常的思
想，連很親密的知己的朋友，她們都似乎各懷着不可告人的隱秘。她們只求自己的歡
慰，不想大家同樂的方法。讀書也隨便，遊玩也懶倦，不知道她們心中懷着什麼？喜怒哀
常，歡笑和啼哭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由一人發出。因此無論什麼人都不了解她們，結
果誰都不能勸解誰。大家都迷亂得不知怎樣好！」瑛很興奮地陳述她們心理的變化，
臉上顯出懷疑的愁容。

「這個普遍的迷亂總也有個重心吧！」劬說，帶着好奇的意思和解決什麼科學
上難題的精神，探求什麼新的發見。

「大家都覺得紛亂的心沒有地方去放。」瑛直率地概括一切地說。

「是呵！這便是找不到安慰的苦悶呵！」劬好像發見了什麼真理似的高聲的說
着。